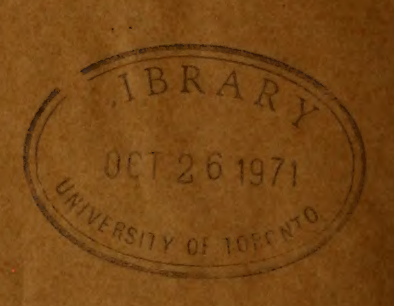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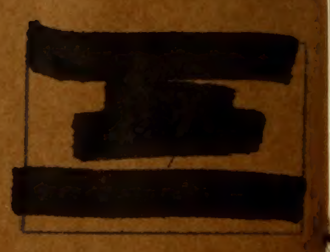


祥符縣志


LIBRARY
OCT 2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6
K35H73
1739
v.11





參差兮堂下陳清酤兮肴芳組琴瑟兮代舞君歸來兮佩陸離撫長劍兮把瓊枝右我狙兮皇皇恍若見兮委蛇聊弭節兮偃蹇君欣欣兮孔娭暮雲兮靈藹回風兮冷冷天門闢兮君旋駕赤虬兮雙旌山有崖兮河有洲心思君兮君不留祀不減兮我享惠我民兮故邱

西關記　張同德

大梁爲中原上腴北咽神京南控八省商車市船鱗次而西至於大梁門外聯輻接𤞑旅郵轍趾闠

外舊建重城置四門居然一都會也郡城故宏下瀦水爲澤國一遇雨潦積水無所滲洩行者曳足泥淖中萬歷癸卯連雨數月稼穡亡所收米價騰貴郡邑學舍衙宇皆壞五關城垣瓦石剝落自城濠直抵土堤水深丈許車馬不得通行者以舟郡西迎恩門毀其郛明年大饑加以疾疫流殣載道岌岌乎無民會藩臬郡邑之長皆入覲督學使者新都左海吳公守臬司篆深念國家設守土之臣職在修葺城池保息士民今殣莩窟穢里舍相望

說矣七國之役文帝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然吾謂亞夫不奉詔乃正善於奉詔耳何也其不救梁而絕吳楚饟道洵善於救梁之策且亞夫兩朝宿將將吏畏服莫敢間言故得從容以成其功抑詔罔移軍非班師也若文帝敕七國罪令亞夫班師亞夫敢不奉詔與諸葛武侯又嘗引此說矣五丈原之役司馬懿欲戰辛毗仗節立軍門不許懿不敢出武侯曰彼本無戰心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蓋武侯特用以激懿仍遺巾幗之術耳然

此舉終以辛毘爲正以司馬懿爲智雖奸雄之尤何嘗不挾君命以鎮衆心乎是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斯言也固不得輕以藉口也明矣且就公之事勢而斷之則又萬萬有所不可者內有奸臣之嫉外多同列之忌茫茫四顧無蚍蜉蟻子之援公固可謂孤立無助矣特以忠勇之氣鼓勵戲下設一旦違命北渡跡涉可疑彼賊檜且撊然得計强坐以謀反之律榜其罪於朝廷暴其事於天下鍛鍊文致公將何以自明腹心之旅卽不疑公而

國門之外滙爲洪流城陴壞而不治荒政廢而不舉伊誰之咎夫濟大事者藉人力動大衆者占天時時疹未息民力何有乃飭境內已責穀在平糴旋賑畫地設粥場以餔餓人鄉正監之公日周視其地全活者幾千萬人命官置局廣施醫藥病者賴有瘳既民有起色免於溝壑而麥秋未登公憂枵腹之民何以繼也乃下令曰時之不易患在無民民之餓莩患在無政我有征繕非敢厲下也徵待餔者以佚道使之上賦其庸下食其力不亦便

乎四境內外莫不驩然匍匐而往受事公乃鳩工聚材百廢具舉始飭郡邑學宫廟廡堂舍達於橋門撤腐易新丹堊黼藻璧水旣以攺觀修橋梁塞潦水五關之外巨壑塡爲馳道行者舍舟筏而車馬無徒涉之憂乘城治埤葺五門之殘缺者西關迎恩門樓櫓俱壞則舉而更新之築廬起頹甃甓孔堅麗譙干雲雉堞摩日屹屹言言足以肅觀望而樹保障考卜於某月之吉越三月而竣事與其役費則奉入之羨也學宫之[illegible]贖鍰之積也

程事則身爲植日爲省也工中程材中度鳩稱事吏胥不得牟邑里無所擾政之善經哉夫補助與發除道繕城先王之明訓具在萊色盈野稼粟何爲杠梁失政乘輿奚補非所以廣德施而示蕩平之路也從政者避事而畏議兢兢自守世務民碞藐不相屬夫且爲蘧廬夫且爲秦越何軫念之與有乃若飾文具而圖一切責成者緩受事者寐上議賑施而澤不下究上議經營下不過葺葺塗塈以報成事欲攷實功而布實惠難矣吳公處官如

家視民如子其所勤事憂民者不難以身先之故義激子來功成不日起嗸嗸者莫不含餔屬厭惠不費而勞不怨卒以集事而得人和中土子遺之餘息公實有大造焉公為當代山斗秉憲儀文一以眞心實學倡多士士皆嶽嶽鄉化乃其蒿目利獘存恤民隱計畫周詳而勤施不倦也又彰彰如是譽髦有造則敬敷之規也勞來拊循則芾棠之遺也佚道使民悅以忘勞則芃黍之思也秉心塞淵靡事不舉公之隆施不亦溥乎郡邑鄉約耆民

方[illegible][illegible]聚矣而謀碑欲以紀事頌德則抵張子曰[illegible]可記焉張子曰唯唯公之永賴在荒度公之仁恩在生齒周道坦坦履且視焉奚取郎里之言出石賦正入保王躬山甫城齊之役烝民具矣公行當獎台衡而綜庶績柔惠萬邦何止吾土得受明賜諸鄉耆復進曰匪徂曷程匪載曷徵願假言於子大夫而托不朽也張子敢不敬諾遂籍之而勒諸都亭之石

岳忠武王廟記

張同德

城南朱僊鎭舊有宋岳忠武王廟創建於成化戊戌恢拓於正德己巳迨隆慶庚午迄萬歷丙子亦重新之今又三十餘年歲久敝矣廟巋然在而弗堅也弗飭也邑侯王公謁王廟仰而嘆曰斯非王駐師地耶挽牛車載糧糗焚香以迎義軍者今非其遺黎耶王之功惟朱僊鎭爲大其神固世世在也廟胡可弗修也乃捐羨鍰庀物材程工鳩役補其缺漏而煥以丹堊經始於某月越某月而竣事乃後書同德命碑焉自古佐命宣力定傾撥亂之

臣闕未嘗稱之未必人人廟也即廟矣亦未必人
人思也而猷廟王過王廟者無弗謁王又皆肅然
敬愴然悲也何以得此也人臣遭時遇主身名俱
泰得以究其所施而不負其志功加天下世與之
忘焉無論其遠即三代以下如蕭曹賈鄧房杜李
韓范諸臣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詢之里人牧
有識其姓字者乎國有虎臣社稷之衛也上蔽
於昏主中制於權奸矯詔班師且隕其軀功隳身
戮爲千古遺憾此志士之所憤而士人之所思也

奚弗廟也禍莫憯於君辱國蹙策莫失於和戎忘戰存亡判於呼吸而國勢懸之旦夕者也王志存恢復力排和議身經百戰所向成功至郾城潁昌之捷敵將授首進軍朱僊以少摧衆彼國號令幾不行於河北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兵將計日來會敵之部將亦且慴息而率衆內附矣此時王進則敵退王退則敵進固事之間不容髮而閫外專制之義王豈不能辯此使不受詔而終濟一部收中原迎二帝掃陵寢歸朝待命宜無不可

班師也燕勢之不得不歸也王不足以制檜而爲檜制不受詔而冒不順之名檜必使代之將而奪之兵王何以自處亦何辭於天下又非猷義不順也即不班師亦未必其成功何也王固萬人敵兩河雖響應而當時張韓王劉諸將各分要地犄角相援足以分金人之力而懾其氣今諸將皆奉詔退矣女直重兵向厚集於燕雲之北而未撤也王以孤軍抗强敵深入而無援敵將悉其全師萃於我勝負之機未可保也奈何咎王之班師也賢人

君子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顛覆智炳幾先哲遵時晦宋高之怯懦不足恃也王知之也檜之通敵誤國欲和而不欲戰也王知之也敵幾遁而詔之班師是必不欲王之成功也王知之也假令金牌班師之後力解兵柄口不言兵如世忠在西湖之上使檜不吾忌敵不吾疑王雖不任事而干城金湯固隱然在也宗社有靈天心默牖倘敵人敗盟而高宗悔禍檜惡方茂而天奪之年旹淹池之翼收桑榆之功與或然之數而隱忍以圖後效

許未晛也道盧濠淮西之役諸將皆觀望不敢進王提兵入援金人望風遁去更以世忠搖扇之謹語泄而中怒於檜是金人之所不得逞志於我者獸以王在王在而和議必不成檜何能一息不從甘心於王也檜之謀與敵通俊之計與檜合羣小附會鍛鍊王始不得免矣子玉死而晉再勝伍員浮而越兵入道濟誅而拓跋肆人亡國瘁殷鑒豈遠今敵患方棘無故而戮一大將使金人酌酒相賀是以勝算予敵而自承其敝也夫死何足爲王

恫王死而敗其垂成之功宋事去矣實此之爲恨耳王何以死哉嗟嗟渭南之屯仲達困矣將星之隕誰則爲之朱僊之戰兀朮敗矣金牌之召誰則促之天不祚漢而諸葛死天不祚宋而忠武死其有廢也誰能與之人謀雖臧無如命何顧求勝於天卽豪傑之士無以挽國運之阨迨天道還公論昭善善惡惡又不可以成敗論也人代與亡雲駛烏逝丹心正氣雖死猶生王之死也歷世五百餘年無論權奸朽骨蕩爲飛塵即宋之宮闕寢園亦

洪有日而小人輩迫於年恐見公無日也安得不求一言列一名以爲思言未已而引子帶女者並呱呱而前曰小人輩之子與女皆我公愛養之所貽也恐我公旦夕去[illegible]後見公即見公而童幼無知當不能記憶公顏日者何以感公思公而望公也安得不求一言列一名以爲思余於是欣然而樂復悵然而悲曰賈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在公[illegible][illegible]於洪也比者聞共城有章雍邱有碑衞源[illegible]有生祠矣在公並非有私於共城雍邱衞源

也沐士民之所以思公者吾得而見之他邑之所以思公者吾不得而見之也沐士民之所以思公者其言之所已及吾得而聞之其言之所不能盡及吾不得而聞之也賈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卽吾豫志所載名宦且不名見矣余復爲之詞則訣耳是用直述其事以俟諸石公諱漢復號膠侯山西之曲沃人其恩者則書之碑陰而不能盡之

碑陰

禹王臺創建

[illegible]秀[illegible]柔然[illegible]英靈炳燦千秋如在使人

[illegible]義弔忠髮指何讓從也王其不沒乎哉周婦宋大

高夫何足責耶[illegible]之夫婦也俊也髙也祥也直大

蘢視之矣卒被惡名有以也夫王公諱[illegible]冀[illegible]

鄆城縣人舉萬歷辛丑進士治邑善政不易更僕

乃其大要惟是宣明教化賞善革姦之爲兢兢簿

書之暇百廢俱舉岳廟之修也亦彰往詔來之一

端云同德既爲之記乃系歌以侑王其辭曰桂殿

兮芝房森回乾兮長廊闢天門兮顯赫駕飛龍兮

翺翔躡雲漢兮執招搖歷鄂渚兮撼胥濤覽相州兮北溟尋故壘兮南郊羌若來兮河浦泝流澌兮延佇神縹僊兮何歸望不見兮怨若霓旌兮雲旗挾威鳳兮驂文螭瑶席兮高張神之來兮風颸颸陳桂醑兮殺蒸神何爲兮怨恫燕雲渺渺兮望龍輿麥秀漸漸兮愴故宫剸檜腹兮鬱長舌傍爲戮兮殪楫卨神赫赫兮怒夷二帝憒兮可雪巫紛進兮拜舞絙琴兮交鼓靈皇皇兮居歆陰霏霏兮堂戶醴告成兮旨酒欣霓來御兮氣繽紛雷劭前兮

雲爲殿廉先驅兮宜灑塵挾日月兮齊光詩四言

兮若雨暘貽我民兮穆黍降豐年兮穰穰

役支記

王惟儉

夫古今之河患孔棘矣然未有窮四海之物力爭勝於馮夷如吾世之煩費者也亦未有總一省之征繕責辦於百里如吾邑之困累者也無論往歲比者朱旺口之役公家之所徵求私室之所餉輸幾當縣官歲入之半而悠悠之論尙有異同乎何容易也昔宣防之築也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故孝

武歌之謂搴長茭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彼其薪茭即今所賦之稍草也當是時河決瓠子瓠子今開州地也去淇二百里遙矣天子親沉嘉玉良馬公卿從官躬負土薪可謂焦勞矣而材僅取故有尚不能督之於一郡一邑也無乃以事之難卒致而役之難獨累乎柰之何今以八郡六十餘萬之稍草而獨辦之都會之一邑耶邑故額六萬今十倍之矣甚矣哉變法之誤也始嘗試於萬一之有利旋隱忍於利害之不償而終以大害始之

後人也蓋始之射利者賈徵逐之資貫操奇者析之
急之便若徵見其利未幾歲匪恒稔弊漸旁滋即
變法之人未轉轂而已立睹其害矣而業自誤之
不欲更也卒之官賦有頗物直益湧支納從奸監
守重累中人之資役不畢歲而家徒四壁立焉數
十年來若累蕭索不知幾千百人故每一役之更
以上之避之也若淵塹虎狼之不可嚮邇而官府
之請謁里胥之追呼亦不勝其擾焉會我邦君有
慨徃謬因力陳其不支之狀而當事者亦重念之

累議累駁累減支移之徃來上下之參訂凡七有閱月而始竟其說以通融之於濱河之州縣因地之腴瘠酌數之多寡西達陝虢東盡梁宋賦凡四十餘邑而玆邑稍草之存者止三萬矣以故額論則以千年畝一年之役以今額論則以二十年畝一年之役自是而玆邑之民其有瘳乎或曰邑都之區也力饒而易舉地邇而取捷故也夫亚惟其衝會也輪蹄之輻湊百凡仰給焉悉索敝賦不充是罹而可復以諸郡之累累之乎且河自分陝坼

於莒身得無爲戮幸耳彼夫也珠隨[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
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有士如毛
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其計焉亭以挑秦禍幾
喪趙國之半賴信陵始得比於人數罔六成事寧
獨十九人取纔哉信陵雖多客賞無辯咨何以明
其然也毋鄙之圖秦自無遁矣[illegible][illegible]羅符以有魏
師而其人皆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獨子歸者
二甚人莫以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秦家信陵出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其人又

[illegible]兵共兵異師繫當合之大破秦
[illegible]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
[illegible]六且得其力為己死此非客之能
[illegible]秦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壹壹萬言
[illegible]深切著明可謂絕世之算客有及
[illegible]魏王早因其計料合楚趙以助韓與
[illegible]黨趙不至敗常平六國何遽折而入
[illegible]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
魏[illegible]五國為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illegible]

還魏而秦用金間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
王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懟故曰信陵忠臣也
以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出魏
師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
客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全其
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
即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王陰事始矣
早歸而逢其怒必以矯命誅即無誅而秦間早行
信陵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

逊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逊信陵秦益急魏
魏益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
忠之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
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
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於魏至令趙之君
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亞不負魏也非聲
音笑貌可假藉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
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侯將皆屬何有於
魏取臥內之兵符如探囊何有於王而終身北面

闊汴省不可問矣紀節於王公子甚易之一人名聲弗忽問矣觀汴於寇圍決汴之一縣頭季事又勞是問矣人亦易樂以其事傳後之人亦易樂哉其事忼慨名道義獨是錢夫矣績灰天壞身裂矣血燐宿艸此浩浸生氣閟森鬱於日星河嶽間而第不安虞滯魂於不于貞珉後之人曷以動盼覽哉于百年茲巡按蘇公蹈鼻之建祠於陳橋鎮用是亟亟也謂如日范書所謂生服其義殁畏其神者其表章之如亦日自今伊茹節亦百世化亦百世

者諒有志焉迺葺堂廡迺營門坊迺安主寢列亞
於堂之午位有奉命而來遇難各盡者皆撫十三
公而予房王公其右侍主於堂廡之側有守土藩
臺將領而不及邑都人士殞軀者幾三百位而李
建功蘇霞水張林宗次之嗟乎人而至於三百者
以蓋節遇難稱爲忠賢者皆忍問哉忠賢可無祭
乎以是名而後之人於是忠賢多君子又孰忍無
剛爭如因灑泣而志之如鐵人也孫黃袍之遺跡
嘗忻然曰有宋三百年文明之運於此焉啟是建

御書樓記　　顧汧

國家開泰五十餘載廓清函宇覆育羣生上恬下
熙罔有內外豫居九州之中陰陽風雨之所和會
也
天子以殷心根本重地每惓惓屢念焉蠲賦免租賑
逮幽隱惟恐一夫不得其所覩古帝王已饑已溺
之心無以加茲去年癸酉春汧奉
命塡撫兩河早夜兢兢惟奉揚
廟堂德意是亟今年夏

天子軫念農田大申捕蝗之令守土諸臣殫力分驅蝗既衰息不能災歲則大有於時淸宴載歌風行草偃懷柔河嶽萬靈協休

天子於聽政之暇監觀往古念禹王當懷襄昬墊能出其神智建萬世平成之烈今溥天率土尙宅爾宅田爾田而不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伊誰之賜乎食其德而弗克章章其功而未有當謂崇報何惟是大河南北伊洛瀍澗之間昔人所以流覽大川追思明德蕃禹功雖無所不被而必以河洛爲

稽首崇其大也學其要也遂乃祇肅

聖心親灑

宸翰遣官賫捧至於太梁洊伏而祇念曰帝王相與之際豈不在傳心哉心者何天也天視聽者何民也天為民而立之君君奉天而體之心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之後湯文武周歷世久遠至孔子而集大成雖時異勢殊功施各出而與天同體之心與民同患之意則曠千古如一也我

皇上聖神天縱遠邁百王敬天勤民無時少間方今

河伯效靈安瀾滙海而猶儆戒無虞其於捍患禦
菑之計靡不精詳非直與大禹之豐功駿業並垂
天壤哉惟其無殊故心與心相符而望古遙集也
若夫
天章絢爛具鸞迴鳳翥之勢備淵渟嶽峙之觀尤亙
古所未有宜乎官吏相與慶於署紳士相與誦於
城黎庶相與歌於野洵幸躬逢
盛典不勝忻忭乃亟與其事諸大吏進而議曰
主上有嘉命而弗克推廣謂之固

至此有隆禮而不知致崇謁之野野輿圖皆非所以

昭嚴翼也遂各捐俸庀材飭工肇建

御書樓三楹為尊奉

奎章之地其餘為翼室為左右个為曲廊鳥革翬飛

星羅霞布庶或可仰副

皇上嘉命隆禮之意於萬一乎既落成諸大吏請恭

紀之石以識久遠汧敢陳其大畧如此遂作頌曰

聖續咸熙監古作則適追擘造以為民極地平天成

實惟禹力奠厥攸居九土是域遐罔不屆河洛孔

亟昭垂儉勤臣丕承式於維我
皇宵衣旰食痌瘝民隱饑溺在懷誕崇徃聖考建不
忒匪習其儀允若其德追念神功
天語軒特綵鳳騰騫蟄虯吐墨守臣奉揚躍足勃色
欲隆芳軌追恤嚴饈傑閣巍巍飛甍翼翼
宸藻雲輝歷禩千億

重修岳忠武王廟記　胡士梅

城南朱仙鎮宋岳忠武王駐師地也王之功莫大
於是故有廟祀之考浚儀志中載王廟朔建於明

成化戊戌侯葺其所明正德己巳其後之重新者益屢屢矣向余令浚時聞人之稱王者咸曰武穆及余閱明大史楊升菴公所記知方加忠愍旋議武謬武穆爲王未建之謚後世稱王者宜稱忠武因述其說而紀於王之廟里之人咸知王爲忠武矣今

上御極之十有七載里之人欲新王廟遂相率而祈記於余余曰王之武功在靖康建炎時先戰於新鄉捷於胙城廣德後勝於郾城臨潁進頓爲以及

茲土王之忠在十二牌在兩學背在三字獨爾
炳史冊閱博古家悉能言之而勒石於王之廟者
且彰彰耳目也亦奚事余之闡揚耶獨是王之為
臣也忠於宋王之為神也顯於歷朝遠不具論憶
余初抵汴日有事於鎮而謁王廟其一二父老郎
有言明末流寇犯鎮王特著威靈兩甲布座旗幟
金鼓竟大作寇怖而去斯非王之英靈有以默助歟
菁菁哉王之靈可以驅寇王之靈豈不可庇護吾民思
人之新王廟也其意在斯乎其意在斯乎余為修廟

有思於王之廟也爲王開國地則宛白時即建於鄂爲王墓所存則建於杭爲王父母邪則建於湯陰其里之人皆有以祀之茲之所建則固王駐師地也今之民非即當日挽車載糧焚香以迎王軍者之苗裔耶其新王廟也固其所也又不徒求庇於王而後新王廟也余滞於宦途王廟之在鄂在杭在湯陰者未獲常瞻禮其在茲者余以令浚尺典屯駐許昌往返於汴者則時謁之謁之而拜王如見王之形也謁之而讀王詩詠王詞如見王之

心也余之膺衆請而爲記亦固其所也又豈必有媚於王而求王之庇之也耶工始於十三年之二月竣於十七年之十二月余素不嫺於文故直述其事以示諸石其倡工捐貲者例得書之碑陰

湧蓮菴免賦記　張俊哲

湧蓮菴古浚城南蘆花堤之淨境也環距南薫門十五里菴居其北偏先是在青燐白艸中曾少參胡公典屯事因以建命僧人普照晨夕香火之且給地之蕪者三百畝俾墾以爲菴贍僧綿力弗逮

盡今可施耒耜者計畝百有三十餘尚有待焉蕃
於南北衝僧往來繹繹也咸居食乎是菴歲所獲
例不抵費加之賦稅僧嘗托鉢走矣余心惻者久
普照師東渤年已耋夙稱佛門龍象當道大人及
薦紳先生多與之遊而兵憲沈公尤禮焉以菴事
白側令知發事者議余適攝邑奉大人命色喜以
大人命如余心也爰以免其賦立石垂諸久報大
人曰可僧即徵余言泐石思余西京陳人也業儒
崔暇閒讀西菱楞菴所紀梵音義釋如六通六漏

[illegible]識深正及五十二見諸義與吾儒將無同迨季猶來汴都星鄰所至凡琳宮貝宇咸流連不置日閱其碑記寺皆有田之贍田皆無賦之擾耕穫所餘悉以飯諸僧余未嘗不喟然歎曰是佛菩薩慈悲心詎非吾夫子老安少懷之心耶昔文潞公欲結十萬人緣如如居士讚公膽氣如天大家同上渡船今菴當往來之交免其賦稅竭其畝之入而僧之渴者待以飲饑者待以食奔馳者待以安息緣且不止十萬人矣是佛菩薩慈悲心謂非吾夫子

老安少懷之心耶倘後之涖斯土者心佛菩薩慈悲心即心吾夫子老安少懷心守此勿變胥吏不得進而舞亂之也是洗胡兩大人之心也夫是余之心也夫是爲記

重修東嶽帝君廟記　秦維垣

廟建於後唐明宗時初在仁和門外没於河至明正統戊午重修於門之内即今址閱景泰辛未廊廡神像以次而具厥後周藩屢神其應時加修葺崇貞壬午復爲河流所淤殿宇僅露鴟尾

典朝順治壬辰居民趙士芳劉文張應魁繆永壽李忠德馬天行趙世虎李思愛王守志田高翟希文不忍其跡之遂湮也相與出神像於泥土中爰約貲鳩工繕有馬伺義申自友春彥趙堯貴募緣積金且神威顯赫數有徵驗雖邨姬農婦咸樂趨事以故迄庚子歲即告竣共成大殿五楹東西閣羅殿各五楹上清炳靈殿各三楹太尉殿亦東西各五楹寢殿五楹兩廡分司八十四楹二門五楹大門五楹御廚演樂二司各三楹丹堊粧塑罔不

承祭二三賢裔爲先靈失享恫僉告之繼守關中廉天雄錢二公各捐俸爲賢裔輩悉輸貲而祠成余惟捐俸者重　國典也輸貲者闡先猷也重國典者忠闡先猷者孝是一舉而兩善備矣後之覩是祠者其能無忠孝之感乎是爲記

重修漢壽亭侯碑記　毛際可

戊午里民修漢壽亭侯祠祈余爲記余謂大梁都會之區其壇宇宮廟不載祀典者爲士君子所不樂道際可乘傳而至虔謁將事自文廟社稷外惟

孟子遊梁書院及公祠而已夫孟子善養浩然之
氣而近世顏公之廟額者亦或舉以相擬葢權位
勳業有時而窮惟氣之在天地間者所謂不依形
而立不待力而行宜其與日星河嶽並峙不磨也
公不階尺土崎嶇戎馬之塲郤封於許拒婚於吳
固已氣吞兩國矣豈得以成敗論哉至史臣陳壽
謂公剛而自矜余又以爲不然方曹魏擅政士大
夫皆依違阿附習以成風見公之骯髒嚴毅不屑
與世浮沉遂以此短公嗟乎剛天德也原本於浩

然之氣聖賢豪傑所藉以常有千古者端在乎[illegible]充壽之見必人人如華歆董昭輩然後可耶且以武侯之才壽猶謂不長於將畧則其刺譏亦甚無當也已余近作重修書院記復喜此祠之落成也於是乎連類而書

重修大王廟碑記　毛際可

記曰四瀆視諸侯載在祀典由來尚矣顧江淮與濟發源止數百里無奔潰衝决之患惟是仕宦商賈舟楫往來於疾風盲雨怒鯨駭鱷之間往往顛

號禱賽刲牲醴酒庶不至覆溺而不可救若河則出崑崙經積石下孟津至豫而爲患始劇伏秋之際支流涌集壞廬舍灌井畝甚至爲運道梗關於
天家糧儲者甚大而其神爲最靈
聖天子懷柔不怠百廢俱舉歲時伏臘命有司致祭維謹里民某等因廟貌漸圮重加修葺丹雘畫棟堅緻輝煌工既落成屬余爲記竊惟神以宋室遺民效仲連蹈海之義其慷慨節烈薄雲貫日[illegible]不奔走而尸祝者獨是防河諸務疏排濬瀹不[illegible][illegible]

人力勝固神與人參焉者也而數年來則尤托命於神蓋曩者巡河大吏下尺寸之檄則薪芻絲枲課之田畝畚鍤力作課之丁徭可以咄嗟力辦即終歲奔走河干而民不敢言病近議者謂薪椰歸之於官又值軍興旁午槩從節省河銀奏銷於司空者尤朝核而夕減之有司無所措其手足即如客歲河衝常家寨受命修築余廣詢旁咨揆形度務既非人力之所能爲

朝廷必不能棄數萬之金錢於泥沙其勢不至於厲

民不止遂毅然以去就爭之事得終寢父老聞之有流涕者而河亦終不至於爲害孰非神之祒之也哉今年夏謬以博學鴻辭應聘束裝就道筆墨皆廢獨念神之功德在民不敢以不文辭也系之以頌曰緊唯德水肇自崑崙凌轢淮濟震盪乾坤東以積石加物司闟大伾而下土弱善崩蟻穴不戒漏卮難捫有神司焉樞柄攸尊廟貌久廢金碧皆昏鼠雀晝集狐兔晨蹲父老過之欷泣相存乃謀修復高棟崇軒秋陳牲醴春薦蘋蘩以酬靈貺

在也百姓之糧車可再撫也所揭岳字之旗可復卓於三晉也堂堂正正何敵不摧何功不奏耶卽吾不幸而死而趙鼎未亡韓劉諸將猶在天果悔禍倘可繼吾而恢復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若一不奉詔則君心疑我疑我而並及韓劉諸將賊檜且得以一網打盡而恢復永無期矣是眞吾死之日矣於戲此正公之可與權也而奈何責以冒不韙之典開專擅之漸乎於進退狐疑身名交喪耶乃班師之後兀朮復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

岳某方爲河北圖不殺某何以和公因是竟死天不祚宋柰何哉柰何哉此則國運爲之而非公之不可與權也唯留此精忠大義凛凛萬古寒奸邪之膽與頑懦之心所全不已多乎而又何責之有明儒之持是說者不止虛齋先生一人虛齋先生實敬公愛公而爲此過求之論然而其義稍偏且其漸不可開也余故爲辨之如此

亦安保無疑之者心有所疑則氣必不振兩河豪傑望風解體即欲直抵黃龍府何可得哉何可得哉斯時倉黃失據悔之晚矣不觀唐之郭汾陽李臨淮乎郭公强兵勁卒俱歸部籍一紙徵之無不就道以故讒謗無從而入臨淮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亦不復稟畏遂愧恨而卒由此論之去其平日之所恃而以爲吾姑行權則雖孚號有衆亦莫之信耳此卽利害之見不可以論聖賢然亦何得不籌及之哉唯有奉詔班師乃出於至正至

大而亦萬全之策也明知賊檜此計匪特撤兵直假以殺公何也吾召之而來也則解其兵柄徐搆其隙而除之吾召之而不來也則加以惡名立正其罪而誅之賊檜固籌之至熟十二金牌不來則遣張樞密輩提一旅之師具檻車長鎖而至公其敢與王師抗乎若其抗之則公真反也若其不抗則又恨其不早也是唯束身還朝面見天子日將兩河形勢唾手燕雲之策詳陳於黼座之前高宗未必不悔且悟矣果悔且悟則吾之偏裨士馬固

藝文志

傳

明

金龍四大王傳　　徐渭

王姓謝名緒宋會稽諸生晉太傅安之裔祖達父某有兄三人曰紀曰綱曰統王最少行第四居錢塘之安溪後隱金龍山白雲亭素有匡世志與宋鼎將移每慷慨憤激甲戌秋八月大雨天目山頹至

會衆泣曰天目乃臨安之鎮苕水長流昔人稱為龍飛鳳舞今頹宋其危乎未幾宋鼎移王晝夜泣語其徒曰吾將以死報國其徒泣曰先生之志果難挽奚殁而不泯得伸素志將何以為驗曰異日黄河北流是予遂志之日也遂赴水死黎水勢高丈餘洶洶若怒人咸異之尋得其尸葬金龍之麓立祠于旁元末我太祖與元將蠻子海牙戰于呂梁元師順流而下我師將遁太祖忽見空中有神披甲執鞭驅濤擁浪河忽北流遏截敵舟震動顛

擁旌旗閃爍陰相協勦元師大敗太祖異之是夜夢一儒生披幃語曰余有朱會稽謝緒也宋亡赴水死行間相勦用紓宿憤太祖嘉其忠義詔封爲金龍四大王金龍者因其所葬地也四大王者因其生時行列也自洪武迄今江淮河漢四瀆之間屢著靈異商船糧艘舳艫千里風高浪惡往來無恙僉曰王賜敬奉弗懈谷于河濱建廟以祀報賽無虛日九月十七日爲其誕辰祭賽尤盛并王忠義之氣昭昭耿耿光融顯赫而能然乎嗟夫宋社

既屋於今已數百年矣銅駝荊棘故宮茂草而王之神靈獨磊磊落落常在天地間生而忠義歿爲神明與文山疊山諸公並垂不朽可也宋末謝皐羽翺爲文丞相客丞相殉國皐羽每哭之慟竟死其忠義至今猶傳誦之王之忠義不減皐羽而姓氏湮沒行事尤不概見其敬畏而奉祀之者徒以其爲江河之神於風濤洶湧中死生呼吸仰其庇祐而然耳夫豈知其忠義而崇奉之歟余故表而出之俾奉祀者得有所考云

[illegible]以宣哀者又何多讓焉倘太史採風吾

[illegible]書錄張氏以爲節烈者勸也

文

南朝宋

祭禹廟文　　謝惠連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載誕英蔵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元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

夏德乃降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行宮蔡司皇役敬屬賻融神且暑薦乃昭其忠

宋

祭包孝肅文　王堯封

維神忠孝植倫嚴明蒞治正色朝端河清比端所至與鋤閻羅並悲監羅此邦廟廊實歸傳雖未詳歷有載志今茲仲秋特陳醴饎英爽如存牖我[illegible]庇

祭岳忠武文　王堯封

[illegible][illegible]兩間正氣一代精忠宋室南渡中原亂叢[illegible]
邦不祿盜賊遁攻經營克復實繫公功權奸搆陷
公且須躬懷德景行追悼無窮中秋薦享憲雲並
從既協崇報亦寫怨恫英靈如在庶我鑒憑

明

祭大河文　于謙

曩者河水爲患薄近城邑修築堤岸勞費財力邇
祠妥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
降祉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

醴誠意感孚災患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已

又祭大河文　　于謙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則爲生成相反則爲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爲患民勞財費吾成厥功乃值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于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持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興利北河則順導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

惠

過朱僊鎮告岳王廟文　　楊漣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信知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于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册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

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以托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主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理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為奸太阿竊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日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糾叅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祗以當日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二宗

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徵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令且橫誣以烏有贓私並指前移宮事爲逼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即如忠武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

恩仇之報如劉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鋤鍇徒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宗干政之制遽亡一身亡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刦臣僚媚竈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閽既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于神聖大顯威靈黙牖帝心少戢兇燄無枉陷無辜于羅織猶少迴片照于蒙靈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讖若氣數有司而一轉氷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于

[illegible]覿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君

之証至於漣之受誣原以甘心不辯但事在追贓

雖論名節資斧已爲泉湊罄產不滿千餘何以成

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與言及此不免

寒心不敢一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竟

談當更發揮一番漣恐纍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

天綱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主之褻更傷英斷

之舉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無已則有漣三間大

王初念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

臺符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義有濟於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切於疾痛之上顒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啟之遲不勝滌心瀝血待命之至

【銘】

宋

九成臺銘　蘇軾

[illegible]鬼高邱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奮

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顧視如豚猳昔其在途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異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明

左儀賓遷葬志銘　李夢陽

左公諱夢麟字應瑞年四十宏治三年十八月三日

病卒葬白塔兒原梨園中葬二十二年而爲正德
五年於是始徙於今墓云今墓去舊墓東北四百
步而近李夢陽曰嗚呼古不修墓乃余今忍銘我
外舅焉按左氏永新逢橋人也語曰逢橋八百左
而公曾祖曰左東吳稱堂下派東吳生仁宏仁宏
生左輔是爲知州公知州公爲南道御史正統間
嘗有激劾之章謫炎方驛丞會喪其胡夫人乃更
娶崔夫人崔夫人以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炎
方驛丞數歲知州公起尉氏知縣從舟行違水流

里許出不死天順五年河决大梁鎮平恭靖王如
尉氏見公以之歸爲其孫廣武郡君後六年詔授
公朝列大夫爲儀賓云恭靖王周定王第八子
高皇帝爲庶孫而周定憲時儀賓最貴重與封疆
官分席而抗禮道逢則以鞭相揖及公爲儀賓乃
諸儀賓者業稍稍降矣公出猶張蓋騎馬見諸所
官悉如前定憲時諸所官不平也久之乃顧獨敬
重公以公才行故然公固美貌奇偉作詩善畫令
祿給不以時王孫貧者出或不能具驢車矧如儀

賓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四鎮國
將軍溺佛燒丹四方諸以佛燒丹來卒輒騙其金
資居無何將軍貧積負以萬數無能償而衆債家
輒又日譟其門將軍泣欲尋死會公謁將軍出因
佯呼曰將軍死矣衆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謂曰
若等自度將軍力能盡償汝乎且汝等必迫之使
死乃已邪衆業懼無敢言者公曰假如人償其半
能以全券見還乎衆皆喜諾謝曰願矣於是公乃
自往貸諸豪富家緡諸豪富故雅重公乃無不願

真絹如其半數公又輒陰易絲絮布帛銅錫等物其值與債家因又勸其半三之一而即以其一轉生息償前諸豪富家歲餘諸所負者皆平矣公病革起坐會氣絕將軍曰嗟我固謂吾兒爲佛也力主坐葬于是公有四子長曰國璿年十三歲次曰國璣年十一歲次曰國玉次曰國衡年各四歲以畢稚蓋成莫克成我公葬事公卒十四年而國璿卒葬之又八年國玉卒將葬國璣號哭向母[illegible]君叩頭請曰夫葬者所以安體魄而棲靈神也乃我

父忍營營遠茲郡君哭曰嗟女夫謂何於是李夢陽趨而進相向哭對曰禮也乃於是謀徙於今墓葬用北首焉然公肌體完也髮鬚不脫落故衣衾弗朽也是時郡君髮毵毵皤矣率其二子四男二女暨厥壻厥女暨外孫環之哭嗚呼公詎知二十年後如此哉父老往水退有人爭田邊我田公乃置酒召爭者謂曰第捐其餘與我乃其人慚罷爭亦不侵於我田即今葬地云蓋左氏三世與墓曰仁宏者永新神公壇墓其彭夫人襲璗墓知州公

承新左方墓胡夫人炎方輿墓崔夫人尉氏墓惟
公墓今并葬其二子銘曰下不塟黃泉上不見白
日旼而安之公以室

皇清

王烈女墓志銘　　　　　毛際可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府祥符人王碧少女也年
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糾烈
女至性匿不以聞將𦔳審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
慟幾絕誓以身殉甯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

在是日爲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璽几擗踊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留侍舅姑之瑞不得已命妻[illegible]共臥起踰年瑞女適人[illegible]天祥幼育于陽武王姓已[illegible]遂孤就脯夕感烈女思自[illegible][illegible]堅不與烈女益失學適天祥訣[illegible]祭[illegible]食終日姑使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果有二氣自屋角間出入之旋滅聲夜者怪之及旦烈女死顏色[illegible]

之瑞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聞奉 旨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地於城南之新阡邑令毛際可爲經理其葬事嗟乎近代歸震川先生有曰女未嫁守貞非聖人之道余謂此固聖人所敬美而不敢以槩天下之中人故爲已嫁者律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爲令聽人之自行其意余嘗倘論往事使泰伯而嗣父封伯夷而食周粟皆不背于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

苟以求其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稱述焉倘律以處州之論將併議其爲賢智之過與昔余曾叔祖母章亦以處女稱未亡人坐臥小樓者四十年詔旌其閭余每過墓下必展拜欷歔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之事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粲上之組耶牀上之鐵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耶且詩書嚮爲之稱說也○余旣弔烈女之墓其子輅出拜因名列奏章王姓不能留仍爲烈女後故也輅云兩年前燈下見烈女撫之曰汝讀書愼毋

與儕輩競問所服則斂時故衣也輅幼性愿[illegible]

碧及鄰里咸謂不誣或烈女靈爽不散有非恒理

可測耶

跋

元

跋夷門市廛圖後　王惲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爲太平人豈聲名文物縟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

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歎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錄互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達雨中靜坐偶書於燕東開楊坊李黃門之故堂

〔賦〕

漢

髫髮起被以紅綵濛濛若雨委雪高冠扁焉長劍
頿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衰遊觀西園之
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復取其次
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鬭雞走兔俛仰釣射煎
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袿裼
錯紆連袖方路摩貤長髮便娟數顧芳温昔來接
神連未結已諾不分縹徘進請償笑連便不可忍
視也於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
心哀見嘉容兮不能歸桑萎蠶飢中人望奈何

晉

黃河賦　成公綏

覽百川之宏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峩登龍門而南逝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縣甸兮經朔北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徙涉而來固衛遷濟而遂強趙夾流而都魏竊川冓而威彩思先哲之一[illegible]

莫何水德之難量

南朝宋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菟園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迺歌北風於衛詩咏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於西

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
衣此邑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
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
迺元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暘谷凝火井滅溫泉氷
沸潭無涌炎風不興比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
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淅瀝而
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
索藹藹浮浮瀌瀌奕奕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
甍而冐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

君肆以鼓鑪槖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醫無閭之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宸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罘罳遐望而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乙之宮擬法象於穹昊敞閶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斲素題不枅上圓下方制爲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謂之大廟則

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員無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儒欒不鬪乎鳴鵯鐃醜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迋灧繚以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簃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沄沄洋洋湜湜涵潤泿瀁瀟瀄浩漾微風過之則瀾泿瀺灂漫散泂淀潺潺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湁濼瀋澇滆泒撇鼓漾溢不見津際䑞鬭景以漸瀆羨金宮

面隆巃恍淵嵤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實
有蒳蒻萑蘆菡芰蓮遊蕡蘋蘼葶其魚則有鱣鯉
鯊鯇鮤鰍鰋鮍魴鱒鰨鰝鰥鯞王鮪科斗鬼陸龜
鼉鼈鼊鼇合將蚩巨鼇容與相羊蔭藻衣蒲其鳥則有
鸀鶬鷥鴶鵝鷺鳧鷖鳥鷁鴔鶄鷛鸘鷴鸛鴰鶂楚
雀鸛鷦鷯鵻鸛鴽雜鷦鷯鴿蒼頭其木則有櫕櫃
栟櫚櫾楠栒樅櫄標檟椰櫪櫧桑楊櫸杞豫章向
科扶疏薇帶垂尋集弱椅施萼枝剽條修幹蟠根
鎬蘱蘡薆其下則有申業蕭莔芸芝之莖蒸髮布綠

勺馥郁清芬其氣襲人上方欲與百姓同樂大開
苑囿凡黃屋之所息鸞輅之所駐皆得窮覲而極
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是則有絕世之巧凝神
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艫艦棽
也蛟螭蜿蜒于積渡也虓虎觜觿角觝戲也星流
電掣弄丸而揮劍也鸞悲鳳鳴纖麗歌也鴻驚燕
居綽約舞也鼙震雷動鈞天作也犇驫駉騱羣馬
闖也轔軥轢輪轕車轍也瀰天翳日揚埃塵也杭
山[illegible]

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擲萬石之巨艘比劫堂之
芥航艫不時而相値篙師嚴拱而僕跋智者不敢
睥睨而興作綿千載而爲患竟積思切廟待聖人
而後除邪厥有建議導河通济引江水之淸源塞
壁華之渾濁鑿廣陂而節兼紆直行而殺虐其流
舒舒經炎涼而胼凋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
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
不絕越舲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
翩方載鉦鼓鐘鐃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艘

百將帶甲萬佽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聲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渾金吾擲颶萬勝渤海擴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力能挾輈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執黿鼉陸拘罷貅畢彙之寇大邦之讐電驚雷擊莫不繫纍而爲囚於是訓以鶴鵝魚麗之形格鬬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牢徹札揮鋋擲鏢桌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碧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鼓革以連函劍兕絲以爲甲制利犀服以嚢器百工皆

鑿鍥削其成鑒銅而銀鏤鍇之霜凝而電爍故之
彊衝勁弩雲梯轒車修鋸延鏦銘戈兌殳緐弱之
弓肅慎之矢貉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之旐鳥隼
之旟罝事登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
省爲三列寺爲九監爲五左選爲文右選爲武
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
故補弊完鎼剔朽焚蠹人聚地溥事若織組滋廣
莫治疊疊成蠹纖弱不除將勝妝斧雖離婁之明
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瘝官而

受侮各處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
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兕鶩纍囚於囹圄此浮
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汐各矛盾而齟齬於
是合于司之離散儼星羅於一字于梁負棟萬楹
鎮礎詠喬松以爲煤空輿山而斸楮官有常員取
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後覆譬如
長蛇抉其脊脊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
闔應荅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緬而得緒矣
善廢癃平險除殘纖悉不遺靳一羽於是宵

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矜
若儒宮千楹首善四方句襟縫掖裒衣博帶盈
乎其中士之匿華鏟采者莫不捐軸衽褐彈冠結
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陬南金象齒交薦
羽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
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帝諄
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躪而相角尋
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摯俗學之蕪
穢甚淫辭而擊掐滅寅變之熒燭仰天庭而覩晝

洞源共貫開天發蔀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
獨闢菑臻壹奧騁辭源而馳辨圓術藝之場仁義
之藪温飆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科欒
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向磨鈍
爲利培薄爲厚魁梧卓行透鋒露穎不壓而自就
復有佩玉之音籩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
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
跨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覩爰有藉學以議刑
制算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儀樂德樂語以教

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之宮是
爲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所掄
萬指舉則千夫運斤揮汗飛霧吁氣如雲鼛鼓弗
勝靡有譩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黄
爐上赴北辰藻珠廣寒黄帝之宮榮光休氣籠嚨
往來葱葱鬱鬱而氤氳其內則檐橑榱題朱檻楹
柄閉拱闢闢屏宇閎闥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
跨空飛道接陳黝堊備臚燦爛詭文菱荷芙蕖之
流漫驚波廻連之瀰滅飛儁降眞之縹緲翔鷄鶵

鷗之氋毿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球琳琅玕璠璵璿
琨琉黃丹沙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蠙鵠象
觜角削犀劌玉鎸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赫璀
錯輝映繁星有爛形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
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邐造龍章鳳姿瑰形
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
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
太始皇武儷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
隆之名重幢隆準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擁遝

九卿三公挾輈扶衙儀仗衛士塡郛溢城于時黔首飈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閻隘巷惟聞咨嗟嘆異之聲於是山罍房俎犧樽竹籩踐列於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粢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騂登降祼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歷受朝萬方大慶新闢于是再鼓聲絕按捎收鏑儀三衞與五仗森戈矛與殳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引籍千官鷺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辦也撞黃鐘

以啟樂合羽翮以如翼飲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屛息爐烟旣升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覿羌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克斥羣臣乃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之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聞飲食衎衎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鬨失躐蹟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爲宅有百姓而蓋畢廷內不離帝而行禮[illegible]

天下雲擾而縣夢故受玉而惰知晉惠之將卒執
箭以傲知若敖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爲金奏之下
作雖美不食者爲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
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
一缺則六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以殺蒸而
形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之尊豈
治朝之禮物尚或展豫而抗遲此所以舉隆典而
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齊
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倕氏之鐘無

句之磬鏗鏘鍠鍠和氣薰烝于以致祖考之格于
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旣弱悖亂變澆樂器遭鄭
衛而毀嚎替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
侯受歌管之敖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子受齊
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鄶仲尼乃忘味於韶故
使制度無考中聲湊消非細則𢿂非庳則高惟今
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飃或離
或鼓或𩐨或鏞或棧或管或篓衆器俱舉八音孔
調鸑鷟離丹穴而來集鳴喈喈而舞修𩥦又有寶

旅巴渝之舞僸佅逖鞮之倡達入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其賜晉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綌游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砮丹鉛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于出神茅三脊方箱隋棐肆陳乎殿陛豐苞匭貢亟傳乎駒驛連檣結軌川咽塗塞邪歙

終歲而不息至於羌氏僰翟儋耳雕腳獸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於闕下者旁午乃有帛氈罽毲蘭干細布水晶琉璃軻蟲蚌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者如糞如壤軫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獒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瑰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夷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嶃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洞鄧之劍乃入

騎士之鞘齧都之馬或服鼓車之轅至於乾象表
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鏑紅霓
抱珥鳴星隕石怪飈變氣垂白蝕背者不知有之
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
載文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同
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棲庭亢畦昌畤非烟非雲
蕭索輪囷映帶乎闕角葱蔚乎城壘鷙鳥不攫猛
獸不噬應圖合牒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
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

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國家之盛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聞之先生曰繄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爲幽州少昊都窮桑乃今魯地伏羲都陳帝嚳都亳堯都平陽乃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乃覲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豐方

蒙難而稱仁武王之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有
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
而五霸更起星離豆剖各據殽兵以專列盟侯協
帶於弱國不領八君之經費天下日壓而日裂中
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爲上雌雄相噬孰有長
距孰有利觽兵孰先選粮孰夙峙孰有翹關之卒
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疆倚孰欲報惠孰
欲雪恥或奉下邑以賂讐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
布野介胄生蟣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成莫格國

墟入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
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皇天
邑以先得者爲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
號爲百二之都東有成皐西有崤澠定爲王者之
里以至置舂陵之俠客輿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
屛藩表裏據城池爲金湯役諸侯爲奴隷拓境斥
地轃轔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南裹
交趾厥後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啟戎或
朋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

盧令曰縱而不維鷺鵠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血流愉悅則結纓而珮璲紛壘雜糅賢才逆曳腫微矜銛而竊肉食賊臣廻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爲大尾而不掉或爲重腿而屢躓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杌於執贄天維拔裂地軸杌桯羣生虆虆而珍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以陟崇巘設浒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晐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秕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

蕭墻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桶之會極其𥗼礱者天與之昌其闖砢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虵首斷於大澤將纘劉也雄雉先雊於南陽龍漦出櫝而檿弧隱亡周之語暴收襲門而天帝貽刑虢之夾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勍猝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鬭鬩戕巍巘焉

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羣臣稍
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鱉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
解纍刀不離韝秉鉞北鄉而敵人奔慕抗旌西樊
而冉駹蠻伏南爨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葅醢而
修睦解編髮而頂交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躑
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眈眈帝居如森鋌
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
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阽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
嗥豺當路帝懷寶歷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

祖圖緯協期謳謠扇孺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盍
趯而蝇附玉帛駿奔者萬國冠冕克塞乎寰宇絕
塞稅鑾而免鞠障壘熄燧而摧櫓拜檻神威有此
萬旅奕世載德蔑聞過舉髮櫛禾耨子攜稚哺擊
菓櫟穗拔惡鑒嫵銚瓠角之礎刻刑欃槍而牧圉
爰暨皇帝粉餙朴質稱量織矩鍠鍠奏廟之金玉
璨璨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審財本豐阜刑法斜虔
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
業而歛跡大道四遲而不剸車績馬連千百

肩輿捆載前卻而後阻摶壤歌呺者萬井未聞歍嚘而告瘉雖立壝爲界其誰敢櫓膊以批押況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奧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爲路以禮爲門鍵鑰以柄關頟以權掃除以政周懷以恩乃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楹其桷衆材會也有闥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

也其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正陵踐也其基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乃駕六龍乘德輿先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碎乃使方士提擊乎陰陽搏捖乎剛柔應手成器方圓敷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壘之次

翁□公之袍收風伯之鞴一瞬之間而甘澤霑[illegible]
囚李尋於幽獄數景雲而黷霓窺攝陰機與帝唯
諾而無閡如此滔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
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
爲我已孰蓬我載芒志几有莫知其界客乃覤覤
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生無以剖吾之矇藥吾之
騃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艮嶽賦有序　　李質

宣和四年夏五月艮嶽告成命小臣恭詣作古賦

以進臣俯伏惴慄懼學術荒疏不足以奉詔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營終始與其命名之義意備載奎文使執筆之臣徒震汗羅伏辭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時敢不祗若休命于是虔心滌慮再拜稽首獻賦賦曰

偉茲岳之宏厚兮固磐基于坤軸跨穹窿之高際兮俯萬象于林麓一氣肇其吞吐兮割陰陽于曉昏信天造而地設兮行聖心之神欲相美利于貝維兮膺億載之假福允定命以匹休兮同闢[illegible]之

[illegible][illegible]踵重熙兮累洽固帝祚之無疆繫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誠體國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岡聯輿阜屬翼慶瑞兮綿長仰黃㫦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卽崇山之奠區翳會鬱其蒼蒼紛川瀆之涯涘限江湖之渺茫類層城與丹邱仍飈馭之來翔鳴遼鶴之晝寂嘯巴猿于夜央靄烟霞之超絕殆未邈乎康莊時萬幾之餘暇頓六轡以高驤逸天步之轍跡留聖情而弗忘偉飛雲以川永杓草木之有光軒𩂯圖之敞敞植梅李以沿岡挺

八仙之桂檜漲潤氣以疏香屹舞手之奇石導風袂以前噂仰奎文之聖述如震慄乎春雷兼虞商之渾灝類雲漢之昭回蟻蝨之臣不敢久以伏讀兮一再須而心開燦八龍之神藻覺虎臥之煤埃惟光明之絢練永作鎮于釣臺俄北行而少進驚泛雪之廬闕屏兮翠綠以雙抗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于瑤席飲臙面之瑀腴盱風生于兩腋登和容于射圃櫻弧矢之神威亢芳馨于素華且舒笑而忘歸撫跨雲之欄楯歎

之春華偃霜風之老檜蹈鳳翼之欹斜
芸館谿凝思之雅堂備上臺之珍文若星燦而書
章臣蓋聞赤縣神州之說方壺員嶠之言既不周
之具載亦同紀于崑崙定洪荒之無考宜姑置而
勿論窮山川于疇昔效子長之飛騫登岱宗而佇
矚嘗歷井于天門瞻巍然之日觀視鳧繹之駿奔
維祝融之巨鎮鬱紫蓋之奇峯標赤城而霞起瀉九
嶷之翠濃觀羅浮與雁蕩望廬阜之橫空陟嵩高
之峻極有二室之重巒森嶻嶭之太華若秀色之

可餐聳天平于林慮睇王屋之仙壇何諸山之環
異均賦羨于一端豈若玆岳神模聖作總衆德而
大備富千巖兮萬壑何小臣之榮觀忽承召而駭
愕舍蓽門之圭竇詣鈞天之廣樂驚蓬心與蒿目
蕩胸次之煩濁欲粗窮其勝槩徒喙息乎林薄蜂
房櫛比視闠闠也垤蟻往來觀市人也縈紆如綫
貫派流也布算縱橫俯阡陌也累塊積蘇羅層臺
也翾飛蚊聚聽輪跡也其體穹崇旁日月也其用
昔轉亍變化也塵翳翳以雹歸兮其容容而

[illegible]朱英秀何動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
又如積水或淵而蛟龍生積土成山而風雲生皆
[illegible]理之自然豈人力之所能盡嘗觀雲氣之需時
出没而相仍作寰區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沛爲
霖而復歛抱虛壁之層層嵰茲山之盡羨渠可得
而誦稱爾乃或遐矚以寄情或周覽而託興衆彩
迭耀臣目迷而不能得視羣籟互鳴臣耳惑而不
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凡氣之無定品物流形
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樂其有德武王之

居鎬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右褒斜爲長
楊之誇南丹氷而北紫淵爲上林之靡而已哉夫
昔唐堯訪四子于藐姑射之山周穆賓西王母于
瑤池之上是皆篤要眇而有輕天下之心務逍槃
而有和雲之唱蓋翠華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
吾皇之至神擴廣愛之遐想曾何遠于九重堂
瀛之淸賞得忠嘉之信臣協規制于明兩鑿井
以爰謀念賢勞之鞅掌迄功成于九仞說見知于
天獎託經營于六載之間而爲萬世無窮之失

不廣哉

艮嶽賦有序

曹組

臣伏蒙宣示李質所進艮嶽賦命臣繼作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睿旨進退惶懼謹獻賦焉賦曰

客有遊輦轂之下以問于京師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綿連岡陵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艮岳客曰蓋聞五星在天五岳在地東有泰山甲于區宇下臨滄溟旁跨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爲址

九向九背西有太華三峯挿天杌巀函谷横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中夏大河朔漠襟帶其下中則嵩高與天峻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後見茲于中都何前此而未識且山岳之大天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爲願聞其說主人曰淸濁旣分爰具陰陽播之大鈞孰爲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成兆民而道齊天下夫惟不爲動心倅于造化則茲岳之輿圖其所逃而況水浮舟走及動

時[illegible]凡動之咨來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
問星萬壑千巖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岳有
五焉今益其一在于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
聞五行在天乃爲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
運行曾無越次矧此有形創于神智生生不窮悠
遠之義然則五岳視三公之官艮岳爲多男之地
乃其宜也夫何擬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岳之
外矣吾聞乎岳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蓋禁
鑰十二皇居九重深嚴秘奧內外莫遏願子陳其

次第庶幾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槩舉其細則莫能縷陳唯乘輿有時臨幸雖山岳亦類于庭廡請先陳其嵩谷岡巒之體勢後狀其樓觀臺池之處所皆聖作而神述盡宏規而傑矩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衆山之總名高爲峯則秀拔拱爲岫則崢嶸靄色晚靜風光曉凝隣崔嵬而直上俯磴道以寬平雜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繁蔭欣欣其榮唯特立于諸峯之右者乃主乎壽山之以南極之星所謂山者如此淺若龍龕深若

鎖烟霞于杳冥留風雨于昏晝或秉炬而可入或折扃而可抑石磊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峙則流澗雲蒸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為山之屏為洞之扃喬乎上則安若棲栩芘于下則覆若檐楹珍叢幽芳古木長藤籠絡蔽虧高低相屬鳥啼花發則春容淡濃霜降木脫則石所稜嶒所謂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泉水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羅以迷晝或偃草而進風㬥長春之翠莖挺堅節之霜松侔晨曦之照耀霭朝霧以空

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洞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姝崒屼之峯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若望十畝之銳萬巖之秀橫石壁壘亘若洞阜旣艸木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廈偃斷遐荒落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于南北亦不限于炎涼至若溶溶大波瀦爲巨派其流則小其合則大瑩上下之天光瀲深淺之湍瀨有巨魚以潛波匿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彔柯飛花卌兩空長條拂波或趂景而遙

櫂或鳴橈而笑歌此謂之江者囘環山根縈帶
石淺以蕩谷深以凝碧瀠洄不窮流衍瀲灔泛桃
花之露紅浮洞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
華不斷雲錦舒章或聚而爲曲沼或漲而爲橫塘
烟消露晞交翠低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峕谷岡
嶺江溪既畧陳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
跨晴雲之縹緲挂瑞日之曈曨綺疏凝霧天香散
風覺星辰之逼近如霄漢之穹窿招飛仙于蓬壺
揖素娥于蟾宮霓旌鶴馭稅駕其中又不見閣有

巢鳳異乎高岡豈丹穴之瑞應無雄構以翺翔郎
其軒楹架以傑閣芘五彩之鴛雛下九霄之鸑鷟
因太平之象會廊廟之人置酒大嚼歸美逢辰續
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山之上衆木之
杪俯雲鶴之沉沉覩烟霄之杳杳西瞻太行之時
霽東望海霞于淸曉山龍從石嶙峋挹長風之回
玉宇導明月之湧氷輪齋心常比于崆峒精禱每
延乎上眞見飄飄之仙馭遙裊裊之淸芬覩其遊
曰介亭有排衙蒼松古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

逕鄰如璧月之環座復羣巒之騰光玩牙籤之[illegible]
乙發寶書之秘藏徐遶砌而散步閒挾策而寓數
花雖芳而晝寂鳥雖啼而人靜效隱士之山堂取
逸人之三徑其榜曰書館豈蓬戶陳編之可屏者
也亭有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籞之寶檻迸藍田之
叢玉已交戞而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
碎聽風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淸意自生目蒼雲之
翳翳面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常青寔襟對
爽因以貺名其館曰蕭閒深庭邃宇來萬籟之淸

風無九夏之劇暑樓寓懷之寶玩備宸章之毫楮
前橫江練傍列山莊或乘槎而上漢或喝石而爲
羊超然燕處眞逍遙自適之鄉襍花爭妍紅紫相
鮮或引繩而爲徑或瀰望而成川錦繡照空而明
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肅然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
然豔粧如宮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塵
埃之桃李襍紛蹂以成蹊斯號華林之苑見鏤玉
之珍題至若山莊竹籬蘿蔓蓊鬱覞綠筠之[illegible]篁風
夾修徑而高出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illegible]

之薇日軒亭欄檻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illegible]
鑿留雲凡所寓而不一晴波融融是爲雁[illegible]下
中之飛練掇雲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
湛若而漣漪聽雎雎之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
乎霜雪之野暮宿乎葭葦之湄惟恩波之可泳豈
隨陽之恨遲練以幽芳蕚綠華堂何玉顏之炎淡
佇見奇姿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大黃
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而異
稟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潤珠戸而敞文

窻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彷彿而已客曰予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而得主人曰人間天下飛潛動植率存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奚累言乎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誇大兩京三都之緣飾顧難狀乎言詞徒充塞于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噫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之不至何可以强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剡谿嵩[illegible]

鳥獸澤洞幽冥則見凡若此者在昔徒聞於詔

未若今日之親覩其盛美焉蓋由聖天子德備中和

建立皇極敦敘九族蕃育羣生之所致也臣儼獲

際嘉祥不勝慶幸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維皇仁之溥博均覆載于兩儀揭日月于中天昭

蓮化之重熙九族翕以雍睦萬彙躍而增輝曰越

裳與雕題皆稽顙乎赤墀天地氤氳川嶽鍾靈迺

產異獸魁然其形質皦皦而霜白文緊緊而雲蒸

目熒熒以夾鏡尾搖搖而叅身見周南之山谷乃

鵲巢之休徵從二虎以爲衛豈百獸而同羣不食
生物不折柔莖動則千里嘯則風生獲猶屏其醜
類麒麟協孚至仁息不蔭乎惡木渴不飲乎穢津
隱巖巒之烟霧遠林麓之熇塵於是虞人告祥喜
溢藩王爰命輕駕八鸞鏘鏘翠蓋葳蕤錦旂悠揚
綢繆長坂委蛇董岡涉險巇披蒙茸刻羽騎騰飛
熊兕潛形於三窟猿羆嘯于孤峰風泛條而蕭瑟
丹鸞霄而朦朧徘徊四顧蹀躞微蹤衆禽迴翔不
麟麟從顛故奇于靈囿遂託身于顯融辭長林之

學就廣路之豐隆羣邪爲之辟易壯士爲之
容乃獻金門乃陳丹陛王拜稽首天子萬歲天子
曰嘻惟王孝恭殷彼周邦光昭故封行通神明醴
豫攸降故茲獸之時出其令德之所鍾王曰天子
爲天下君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功光祖考恩洽臣
民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和氣薰蒸坱圠無垠惟以
和而召和故諸福之畢臻景星爛兮璀璨卿雲紛
兮輪囷禾異畝兮同穎麥兩岐兮並芬文禽青兕
重譯效珍赤踶白象萬里來馴矧茲獸之皎皎皆

聖化之所臻夫儲精于玉燭已垂象于蒼旻于以
昭至治揚德馨表聖知協義聲洽天以彰聖人文
明之治豈藩國之所敢勝況於是時器車出而芝
草生甘露降而醴泉盈角端見而長庚呈山嶽呼
而鸑鷟鳴與騶虞而並耀垂不朽於丹青彼林氏
之五色寶璧山與鄭鄒徒傳聞於載籍嗟歲月兮
已除孰若今之昭昭應寶祚之靈遐乃有詞臣載
筆鸞披爰效詩人形之詠歌歌曰吁嗟騶虞兮
之貞撫不懼兮逼不驚黑章縞兮匀毳[illegible]

兮祥風與履澤地兮食不生黍二虎兮[illegible]

用躬致兮欽大京鼓岐穆穆兮其儀貞鵠〃

聖化成千秋萬歲兮歌太平

皇清

日月光華賦有序　王士俊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年歲紀旃蒙單閼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爾時日躔胃維月軌青陸律中姑洗則陽和既渥而元亨嘉會矣乃於是月二十六日仰瞻日輪之表五色重抱異彩疊環祥光飛動卿雲捧

護歷時辰巳午未之久又先於是月望日宵月凝輝重輪煥采其色亦備五而浮金耀碧烱射戶牖歷時戌亥子丑之久日華見於正晝月華見於夜半不越旬日而同煇聯耀又並現中州之域豈陰陽所和風雨所會

大庥

聖澤醞釀尤深歟抑地接

神京近光

天子而乾出嘉符坤流靈昇尤炳煥而見於百靈下

如漢儒鄭康成所云季春之月日月會[illegible]
以載陽之候疊徵於中州分野歟稽歷代
志諸家瑞應之圖以及唐百官志禮部郎所掌叅
紀大瑞名物六十有四焉上瑞名物二十有八焉
中瑞名物三十有二焉下瑞名物十有二焉此固
蕃釐首列介祉莫加者矣士俊方膺
寵命總制河東兼攝河南撫篆時開府汴梁敬率屬
吏州民恭仰日華誌慶其月華則得之汝寧府守
合牘報者蓋汝爲又豫之最中祀既已敬上賀章

請付史宬昭茲來嘗以示
聖德光昭
天子萬年之慶而恍𠌫灌忭未已復蕭臆珥筆敷陳
大美而賦之賦曰
粤自鴻濛滇涬肇啓
皇輿兩曜轉轂右闢左舒欲先噴景宗籥洪鑪朝翔
若木夕御金樞精凝霜兔氣孕踆烏檀金上八龍之
輦水晶七寶之都其尊也實稱天子七萃十二閑
苞符恭逢

景遲方隆陽春布渥戒周官兮保章候
爰於旣望祥開河洛爾時天朗氣清劉臨淵[illegible]一
華月華重輪照灼煥爛兮若山龍藻火之鮮明層
疊兮若黼黻文章之交錯絪縕兮若泰元媼神之
盪摩紛綸兮若龍頷鳳味之噴薄象圓而中規兮
若天形之笠太極之圖氣純而無類兮若精金之
繩美珠之珞浮動於環中兮若北方夜半之流瀣
東方暘爽之熹微拱護於環外兮若羣仙謁闕之
紫軿上帝端居之黃幄方其始升也非雲非烟輪

困蕭索及其漸凝也如組如繡累跗疊萼又其久
旺也積英積華乾包坤模詢璇圖之奇瑞兮學士
未能詠歌實芸牒之神符兮詞臣或難揚搉況乎
時不浹辰地非千里旣東倡而西和亦晝明而夜
起貫珠合璧循環不已月吐華兮眞如不夜之城
日耀魄兮又似再中之世媧皇煉石兮呈五色之
孔多織女成章兮宣七襄之徧麗度或遲而或速
兮總見並行道或赤而或黃兮方疑連軌察以玉
衡兮果孰短而孰長測以周髀兮將何同而何異

有喜必雙紀祥者二豈非
聖世洪庥中州盛事歟於是照靈源之龍馬含具洪
之離雲羽蓋團圖兮仍合先天之象朱旄緯繣兮
聿成制字之文揚采熊熊映流虹於洛汭飛姿熠
熠擒繞電於河濵蓋以天開中土地拱
北辰㯻聞
畿輔雲近
禁宸是以應圖合牒握籙闡珍豈與夫東都神雀宋
郊素麐頴川連理之木澗瀍比目之鱗得以並提

前後輕相等倫也哉於是

天子居青陽之右个畢

耕耤之三推祥風習習澍雨霡霂麥皆連穗桑無附

枝醴泉若釀甘露如飴獸含肉角禽號朱離九莖

瑞穀三秀靈芝之虡鳴鱗介蟄起昆蚑嘉祥咨至道

寶交施

帝乃穆然而深思終將圖之又圖之惟脩德者獲福

務小心以承禧而乃荆河惟豫屢昭盛美凡未

輶使臣節麾大吏紆朱拖紫之班章甫縫掖

祿首袴褶之軍石戸山農之子總總林林圓
趾熈熈皝皝華顛毀齒莫不軒衣張眉雜遝[illegible]
以爲質之縹緗考之傳志日月之宮有氣必視在
上曰冠在下曰履在中曰纓在旁曰珥唯環曰抱
紅黃碧紫璧組葳蕤雲罕旖旎如繪丹青如展紈
綺燚燚炎炎褷褷縰縰凡現此形厥兆大喜昔者
日月光華歌於有虞帝舜之朝五色互呈見於少
昊金天之氏維我
皇上之德與兄日姊月同明

皇上之功合日域月嵎並暨所以信而有徵大而非
侈矧矣
龍飛紀瑞由我豫始媺訾會日月五星實豫分野而
今又踵其祥黃河符千載一清在豫亘綿而今又
協其祉更且兗豫輔車齊魯尺咫歷下之慶雲非
遥寧陽之麒麟近是若相照而相輝亦一彼而一
此是宜對揚
皇麻書之信史凡我小臣橐管以俟循天祿[illegible]

彤墀之河東作賦之才深慚巴里之歌曰

雲物祥天明明兮日月光金支翠旂兮蒼

聖人坐兮開明堂豫之土兮在中央告

帝圖兮福吾

皇四方來賀兮萬壽無疆藏之金匱兮惟其有慶惟

其有慶兮是以有章

祥符縣志卷之十九共六十二頁

華之池藏十洲三島之奇客又問曰蓋聞橘[illegible]
[illegible]貉不踰汶今茲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
物理地宜請得而論之八曰天子神聖明堂須制
視四海爲一家通天下爲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渾
同究其理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荄
于易地是豈資于人力蓋已默然運于天意故五
岳之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于百神茲岳
之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繁昌此以壯本
支之擢秀是知眞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丁

自生民以來蓋未一有客恍然聞所未聞于是鼓舞歡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

明

騶虞賦有序　胡儼

永樂二年九月丁未周王獻騶虞於朝休嘉之徵其儀穆穆臣民聚觀莫不忻躍贊嘆臣儼謹按詩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格物總論曰騶虞似虎白質黑文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日行千里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瑞應圖曰騶虞義獸也人君德至

既而起以崮萃兮又盤互而深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睽或附從而黨伍或踡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相旁午迫而視之則或如躍龍或如虓虎或若會同之冠冕或若隱翳之環堵或引援而維持或參差而齟齬或名三奇或號太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瑕石詭暉峋嶙巉巖靈壁之秀發于淮之北太湖之異來自江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峯凌雲透月瓊玉之巖遂榐挐而固結戒聳翠之烟嵐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

之黃柑盈待鳳之椅梧聳負霜之楩柟篔簹篁篠
橚矗以森翠青綸紫荧蔚蔚而影髮鬖遂陵岑而跨
谷仰締構于其間虹梁并亘旋楹有間嘉玉舄之
輝潤睇雲楣之爛斑臨飛陛之揭櫱淼平波之汪
灣艤青漢投文竿郄龍舟而弗御規就橋而處安
得元珠于赤水仰神聖之在宥推無爲于象先擴
堯仁之天覆且帝澤之旁流復上昭而下漏宜乎
異瑞姝祥駢至迭臻潛生沼之丹魚茎育藪之皓
獸神雀樓其林麒麟臻其囿屈軼茂而蓂莢滋

藝文志

詩

五言古詩

南朝宋

至梁城　　顏延之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曷爲久遊客憂念

坐自殷

南朝陳

濟黃河　江總

蔥山淪外域鹽澤隱遐方兩源分際遠九道派流長未殫所聞見無待驗詞章留連嗟太史惆悵踐黎陽導波縈地節疏氣耿天潢憫周沈用寶嘉晉肇為梁

隋

奉和濟黃河應教　蕭　慤

大孝追帝室驂駕奉皇猷朱明驅羽騎淩晨方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渡維錦岸柳夾緹油鐘聲颺別島旗影照
蒼流早光生劍服朝風起節樓滔滔細波動裔裔
輕舷浮廻橈避近積放舳下前洲全疑上天漢不
異謁蓬邱望知雲氣合聽識水聲秋從君何等樂
喜從神仙遊

唐

大梁途中　　儲光羲

怏怏步長道客行渺無端郊原欲下雪天地稜稜

寒當時每酣醉不覺行路難今日無酒錢悽惶向誰歎

白淇涉黃河途中　高適

茫茫濁河注懷古臨河濱禹功本豁達漢跡方由循坎德昔滂沱馮夷何不仁渤澥淩隄防東郡多苦辛天子忽驚悼從官皆負薪畚築豈無謀祈禱如有神宣房今安在高岸空嶙峋

暮行河堤　高淇湯照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

大蕃連帝室驂駕奉皇猷未明驅羽騎凌[illegible][illegible]書

舟津城渡維錦岸梛夾緹油鐘聲颺別韓[illegible][illegible]

蒼流早光生劍服朝風起節樓滔滔細波[illegible]

輕艇浮廻橈避近積放舳下前洲全疑上天漢不

異謁蓬邱望知雲氣合聽識水聲秋從君何等樂

喜從神仙遊

唐

大梁途中　儲光羲

快快步長道客行渺無端郊原欲下雪天地稜稜

寒當時每酣醉不覺行路難今日無酒錢悽惶向
誰歎

自淇涉黃河途中　高適

茫茫濁河注懷古臨河濱禹功本豁達漢跡方由
循坎德昔滂沱馮夷何不仁激瀉淩隄防東郡多
苦辛天子忽驚悼從官皆負薪畚築豈無謀祈禱
如有神宣房今安在高岸空嶙峋

暮行河堤　韓愈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

荒城臨殘日雞犬三四家豈復舊阡陌但問新[illegible]廨頹垣下多穴所窟狐與蚍漢兵墮銅鏃青血爲土花

自尉氏南至京皆水及人脛　　前人

陸行畏水深舟行畏水淺河流去時闊塗潦歸時踐事與時相違我懶行處蹇人生莫爲客爲客此安免

汴渠　　前人

我實山野人不識經濟宜聞歌汴渠勞謾綴汴渠

詩汴水源本清隨分黃河支濁流方巳盛清派不可推永王居大梁龍舉雲必隨設無通舟航百貨當陸馳人肩牛騾驢定然無完皮苟欲東南蘇要省聚斂爲兵衛詎能削乃須雄京師今來雖太平盡罷未是時願循祖宗規勿益羣息之警竭兩川賦豈由此水施縱有三峽下卒皆龐凡資櫝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

朱亥墓　　蘇軾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冡稱屠

見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皆當蔣魯叟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遣仲尼

牟駝岡閱馬　江復休

牧馬散近垌閱視乘高秋駝岡似涉苑堆阜帶川洲坡陀故梁城縈薄西南陬連棚映林樾星羅倚層郎回風吹陣雲奔騰欻來游野牲脫羈馬飲齕遂所求腹幹頗肥張鬱怒何彪㹁孳毆騣麋鹿逸勢凌蛟虬軍戎選輕健和鑾御調柔毛物有千名

衆美歸驊騮梁王愁思臺佛刹居上頭揭來一憑
眺遺壠莽悠悠信陵骨已朽巖穴誰見收當時英
雄輩事逐東波流置酒臨風軒聊以紓煩憂
金

信陵館　　陳　升

寂寂　　行路
人徑携一壺酒往酬公子墳墳科久已平其木幾
爲薪泉扉鎖長夜千載不復晨昔爲賢俊游今爲
下士塵青史終不滅義聲虓暴秦此日不足惜斷

恐後無聞

元

早發黃河即事　　薩天錫

晨牽大河上曙色滿船頭依依樹林出慘慘煙霧收村墟雜雞犬門巷出羊牛炊煙動茅屋秋稻上隴郎嘗新未及試官租急徵求兩河水平堤夜有盜賊憂長安里中兒生長不識愁朝馳五花馬暮脫千金裘鬬雞五坊市酣歌最高樓繡被夜中酒玉人坐更籌豈知農家子力穡望有秋禋禍常不

兗糲食常不周醜婦有子女鳴機事耕疇上以兗
國賦下以祀松楸去年築河防驅夫如驅囚人家
廢耕織噭噭齊東州飢餓半欲死驅之長河流河
源天上來趨下恠所由古人有善備鄙夫無良謀
我歌兩岸曲庶達公與侯淒風振枯槁短髮凉颼
颼

明

太梁懷古　　劉　基

昔有信陵君乃在大梁城親爲貴介弟位冠諸侯

未歇寶馬競香車輕塵蔽林樾憑欄四望不覺

神超忽當年盛歌舞今已殘宮闕楊柳換新條向

人誇綠鬟多情獨芳草淺處經羅襪春色自年年

高臺此嵂崒轉憶少陵翁題詩在石碣斯文共高

李聲名千載揭

汴水秋聲

興替非一姓春秋亦遞更無端汴河水多作可憐

聲高柳宛然碧斜陽時復明凉風一以起過客不

勝情昔聞引通渠東與淮泗并宋都最倚重輸輓

資神京市貨江海集驛路帆檣爭夾岸蒹葭霜客舟猶夜行但趂煙月好景色忘淒淸乃知人心異頃刻炎凉生誰識此頹波昔曾繞宮城寒流暮嗚咽將無鳴不平

隋堤煙柳

隋煬亦巧計國勢料分携捹得江山盡風流[illegible]此堤至今堤上柳直棲雷塘西煙水杳一碧草色同萋萋錦帆昔遊幸楊花[illegible]復低三千殿脚女舉棹歌聲齊不唱采蓮曲樂府更新題絳仙但行[illegible]

